

## 傳播評論

# 科技與社會的基本對話？評《科技社會人》

邵奕儒

交大作為科技重地，登高一呼編了這本宣揚「科技應與社會結合」的教學書《科技社會人》，以跨領域教學為目的。大眾傳播作為科技發展的一環，甚至是科技與社會之間的轉接頭，應樂見在通識教育或ST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教育中，能有科技領域龍頭與社會學界的對話嘗試，但是在本書的努力下，仍無法看見科技領域學者的社會學式思考。

在電影中，機器人最終帶來毀滅、超級炸彈帶來末日，雖然現實生活不至於此，但無可否認的，科技的確帶來社會重大的轉變，這樣的巨變常從日常生活中幽微的變化開始，在本書中，社會學者深刻描繪了科技為社會所帶來的變化，及其必要的省思，莊雅仲的文章〈摩托車城鎮〉即精準捕捉台灣本土城鎮的摩托車文化特色，不願作為咒罵科技時代的「鄉愁者」，以實際生活、街景所見的改變作為科技省思的出發點。科技的可能性就此展露於社會生活之中，也因人性的使用造成日常景觀的根本改變。但是在追求現代化的腳步中，這種交通工具的科技在對一部份鄉村小民和女性賦權的同時，又應如何避免對無產階級的排擠？這樣的社會學想像強調的是與常識斷裂的另類思考，常被人用「日新月異」來形容的「科技」，所謂「新」的東西，是否蘊含另類？在本書中，處處可見的功利主義和資本邏輯隱含於科技物的運作方式裡，未見理工領域學者懷抱對科技的另類挑戰。

新科技的大眾傳播首先映入腦海的一定是網路媒介，蓬勃發展的網路拍賣、歷久未衰的大學生BBS、新興的微網誌，這些創新（或曾經被視為創新）的網路平台被賦予高度期待，認為這是哈伯瑪斯所提「公共領域」的一線希望，但是回想電視機這個新奇彩色盒子的使用與興起，為現代人帶來知識傳遞的快速、生活樂趣與休閒形態、家庭時間的重大轉變，但是藉由後來的種種批評，也發現造成知識的多餘與內含於電視節目製作、廣告買賣與以利至上的商業邏輯交媾，以文化工業固定人心的種種惡果。電視在當初被賦予的期待不亞於網路媒介，已有許多研究顯示網路所造成的資訊氾濫、暴力言論等後果，就算網路有著去中心化的特點，我們還是不能保證這樣的「科技」是否會與資本家的意識形態、階級與父權中心的意識共謀？韓采燕在書中〈理工實驗室、科技訓練與性別〉中以社會學的眼光精準地在理工校園中找出未被重視的、隱形於理工科學中的性別意涵對女性所造成的障礙與歧視，及其交織於科技實作中共同成長的陽剛氣質，說明了當科技挾帶並非中性的意識形態出發時與人性共構的危機圖像。

我不是現代化過程中的鄉愁者，但是當科技與日並進時，是否應慢下來檢視科技

改善與關懷的空間？而本書大部分文章並無釐清科技遇上社會意識的再製與延伸，反而將科技的無限想像與可能性當作揮舉的旗幟，捍衛因產業或是布爾喬亞的利益而無法使科技慢下來的事實，當科技被理解為以人的創意出發並因需要而產生（本書不斷重複這個論點），就錯估了曾經因瘋狂的目的而出現的「大屠殺」、「核彈」等工具理性的悲劇。〈有得必有失？控制科技與社會如何選擇！〉大格局地試圖論述控制科技與社會之間的選擇，在科技術語的連串解釋之後，將控制科技「人定勝天」的內涵自圓其說、將「有得必有失」理解為自然鐵則，荒謬地無視於建設性的、如何改變或最佳方案等論點。〈科技創新與地方發展的連結—讓單車客，不只是過客〉，看似有著地方關懷的出發點與試圖結合科技平台的有趣發想，卻擁抱著布爾喬亞找樂子的階級意識，地方關懷在此隱沒不見，在地意識也未被強調，強調雙向溝通的網路科技不僅毫無考慮在地住民的意見，還將其欠缺考慮的暴力、單向網路行銷觀點偽裝為創新的可能。〈科技與傳播〉以科技樂觀的論點，不痛不癢的點出網路傳播的各種老舊且與常識相合的各種可能，認為網路傳播所提供的機會無限，卻忽略了熱血網民集體行動、公共領域的可能或是群眾暴力的兩面性，而是單純順服於原有的社會邏輯之中，功利主義的意圖成為合理的網路傳播架構。〈科學園區與台灣社會〉是本書中少有對這些現象進行反省的論述，新竹在地與新竹科學園區的高科區成長之間的關係，以及竹科所帶來的變化，更進一步地論述「經濟優先、科技至上」的迷思、破除忽略在地人文與社會的經濟神話。

在《科技社會人》之中，我看見社會學界在STS 領域的努力，並向科技領域喊話，但是在本書裡，更多的是科技領域在「經濟優先、科技至上」的整體社會風氣下，作為龍頭的封閉，以創意為名藉以抹去任何批判性的色彩，以無限的可能作為口號，卻忽視科學或許能夠扭轉社會、資本運作邏輯的真正可能，受限於產業而沒有時間思考傳統的優勢，因而將現今的科技當作是人性的需要，略過真正的社會心靈與科技的結合。